





宋史記卷之一百七十六

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二王杜楊張余傳卷之第一百五十六

王霆

子庶杜景

王登

楊揆

張惟

余玠

子

王霆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

官霆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

絕倫異等喬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

才矣授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

院以霆為隨軍都錢糧官總領綦奎委霆專一教閱

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璿辟

置幕下淮右兵叛遣霆招諭之霆於軍事知無不言





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演緣閼節冒濫其間防守江  
面全藉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為聲援耳而所謂大  
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  
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  
無以稽其虛藉冒請之弊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  
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  
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束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  
為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  
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克浙西副都  
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之鎮  
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李全寇盩城攻海陵勝出  
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  
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安之霆竟  
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霆  
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  
焚城門賊氣為懾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  
命節制黃蕭後營裨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  
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為犄角之助大帥薦之召試  
為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摹曰機會  
顧今日之規摹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



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弊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會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逆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以肉餒虎夫以規摹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哉此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摹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稱其言可采遷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尋知安豐軍臣僚上言霆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舉特轉橫班諸使交薦之元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於道朝論以為霆可守之乃知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勞其軍霆以召尋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霆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霆霆不從且曰士大



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閣門舍人尋  
為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  
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  
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時議出師霆以  
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  
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  
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連而讒  
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  
齊安之命霆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蓋少  
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  
司計議官霆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  
槐鄧泳交薦之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  
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  
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  
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  
于龍眼磯安慶置于孟城滁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  
其父析業霆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有玉溪集  
行于世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  
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陳彭壽



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歿誣乙殺之驗髮中得沙而  
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鞠問子果溺歿江淮制置  
使李珣辟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民  
蔽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啟鑰納之金人圍城數重  
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城調江山丞兩浙轉  
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與總領岳珂  
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此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珂怒杲曰可効者文林不  
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朝廷察蘆無虧三劾  
皆寢淮西制置魯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  
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  
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扇搖軍情且為  
變帥欲討之杲曰是檄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諭  
之曰而杲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  
然知可安民有嬖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  
妻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  
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妻守志  
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  
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改知定遠會李全入犯衍  
時為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杲久習邊事擢知濠



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盱眙密訪杲杲曰賊恃外  
援當斷盱眙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衆數萬  
駐榆林阜請降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杲曰殺降  
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召奏事主  
管官告院知安豐軍善湘與趙范弟葵出師遷淮  
右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上封曰沿淮旱蝗不任  
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  
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杲一人及兵  
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再知濠州未行改  
安豐元兵圍城與杲大戰明年兵復至又大戰皆敗  
之擢將作監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叅知政事徐  
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詔以安撫兼廬州進大  
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又敗之  
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  
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  
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  
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擢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  
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杲罷楊  
林堡以其費偸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以兵總領所即張栻  
宦遊處陳像設祀焉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餘復與



皇代大人名也

元兵戰于真州勝之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兼吏部尚書果隨資格通其礙銓綜為清精梁成大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果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奉祀請老并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果卒遺表上贈開府果淹貫多能為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庶字康侯少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

歡心卒協力捍禦果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典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兼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元兵戰朱皋遷將作監簿果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倚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知興化軍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司農丞知和州陞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點刑



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宮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  
踰年進直秘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治績甚多  
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元兵戰於望仙白沙  
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理少卿淮東轉運副  
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射  
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將招刺得丁壯萬  
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火抗章自劾召赴行在  
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  
不事生產在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

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  
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  
檄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  
陽登在行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為制置使邊事亟因  
憶弟潛盛言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  
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  
然曰事亟矣柰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  
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  
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  
請吾大帥中擇一人為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



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  
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椎牛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  
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  
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衆股  
慄聽命竟立奇功于沮河趙葵為制置使見登  
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參宣撫司兼京  
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叅謀官遷軍器少監  
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思忠及徐制幾讒  
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  
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幹辦鍾瑛英調護  
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炳劾思忠其黨適元龍沈翥  
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畧不能施識者惜  
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  
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  
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  
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揆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  
子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  
輦以入倡樓篋垂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為明  
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閩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它



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揆愈年安豐被  
兵揆慨然曰事亟矣揆請行乃以竒策解圍奏補七  
官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目為小子房與之  
茶局周其資用揆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  
稽數責償珙以金六百令揆償之揆又散之賓客酣  
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  
陳平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  
似道始真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揆從  
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實非其地也  
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揆為動色因  
歎曰大將立功庭叅納拜信塊整不如毛錐子也於  
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  
黃州檄入幕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  
用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為京湖制置使揆與  
偕行王登迓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揆退曰王景宋滿  
身是膽惜欠沉細耳如揆副之何事不可為也但恐  
終以勇敗後登歿人以為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  
之病不果行而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  
射城中亂爭出閔惟孝拔劔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



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  
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  
沙洋別之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  
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  
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  
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峩  
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  
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  
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  
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其言惟孝平生

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  
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希得羅致之宴仲  
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  
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  
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  
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  
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為君侯紓一時之  
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  
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雅甸後不



知所終

8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主翁，茶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招進軍，克制置司叅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人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叅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援安豐，拜大理少卿，遷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塲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郎指之為麤人，斥之為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



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敞政遴選守宰築招賢  
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衆聚思廣  
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  
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  
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  
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  
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璉璞  
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  
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  
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  
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迺為設宴玠親主之  
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璉兄弟飲食而已玠以  
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  
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  
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  
如是又旬日親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  
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  
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  
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  
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



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碁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皆敗之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患苦之且悉斂部將俸馬以自入將戰迺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噍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為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



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  
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  
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迺有此人  
玠以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  
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  
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  
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  
我欲誅之以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  
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  
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

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叛逆諸將誅  
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  
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  
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  
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伐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  
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昭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  
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為  
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戎帥  
欲舉統制姚世家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  
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



閔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  
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  
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  
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  
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  
下卒或謂仰藥歿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  
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  
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  
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  
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  
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  
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  
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實富乃罷京湖之餉邊閔無警  
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閩未有能及之者惜  
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  
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而又置機  
捕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  
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齋志以  
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改師忠歷  
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宋史記卷之一百七十七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喬李杜謝傳卷之第一百五十七

喬行簡字李宗勉字杜範字謝方叔字

喬字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內登紹

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

職為祕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祕書郎為淮

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

點刑獄提舉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中國宜靜以觀

變因列上脩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

因破蘄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鎮江府遷起居郎



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尋遷宗  
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任兼職理宗即位行  
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服應詔  
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深求實  
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  
事似或不然夫自侍從至郎官比幾人自監司至郡  
守比幾人今其所舉賢能才識之士又不知其幾人  
也陛下蓋嘗撫其一二欲召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  
臣囊封來上或直或契或切或泛無所不可陛下亦  
嘗撫其一二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  
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  
人則年已衰暮決不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  
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薦雖多固未嘗收拾  
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  
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  
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識高出衆見之表忠  
言至計有補聖聽之聰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自  
陛下臨御至今班行之彥麾節之臣有因論列而去  
有因自請而歸其人或以職業有聞或以言語自見  
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置散投閒條來驟去



甚至廢罷而錫褫削奪而流竄皆以為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其亦何便於此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又言敬天命伸士氣時帝移御清燕殿行簡奏願加畏謹且言群賢方集願勿因濟王議異同致有渙散亦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權刑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進僉書樞密院事太后崩行簡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視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拔愼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官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



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  
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又論火災求  
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換文資其  
當慮者有五鄭損不當帥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  
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為李全所戕  
是必疑其終為我用慮變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  
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乘勢就淮陰  
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師然後明指殺青者之姓名  
俾之誅戮加贈恤之典於青則其勢自分而吾得藉  
此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跋扈  
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愬彼知朝廷  
一用柔道而威斷不施烏保其不遽相視效則其所  
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  
凶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為鷓張之計揚州城堅勢壯  
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為所入則  
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為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  
海道內為吳越之捍蔽外為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  
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喻人  
未必有長筭深謀直剽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  
其守泗之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



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  
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情之所  
共憤惟決意行之後譬如行簡所料拜叅知政事兼  
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  
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有  
可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  
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  
其憂始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  
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  
其蔽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  
子則其志未盡仲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草上有厲  
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  
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贖貨不知盈厭  
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  
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法度多  
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下國  
內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  
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  
心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懷利以相接而不知



有所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  
卒不愛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  
積於平日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皇恤其他  
人心如此陛下曾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  
鄉從事於鋒鏑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內之民  
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岷常欲  
乘時而報怨荼塩之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牆之憂  
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外綴於強敵而不得休潢池  
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  
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  
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  
伺閭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  
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  
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  
遼濶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  
而能鬪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  
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  
趣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  
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  
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



附即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憂金幣以應邊臣之求可一而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副則無財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臣恐北方未可圖而江南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絕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紛紛之說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御閱不果反驟汰之殿司軍閔為之黜主帥罷都司官給榜撫存軍愈呼譟行簡以聞戮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帖息尋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



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  
明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  
策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援韓  
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  
故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  
肅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  
戍夔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  
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淳祐元年二月薨于  
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識量弘遠好薦士  
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遇又皆當時隱逸之賢

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  
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  
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  
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祕書郎紹定  
元年遷著作郎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  
露人莫敢言宗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  
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  
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  
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



至乃駭而圖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  
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  
靡我金穀湖南江右陶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  
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  
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  
民力州縣之間聚斂者多椎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  
窮蹙怨憤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揀焚極溺可不  
亟為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  
切四年知台州明年直祕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  
在末行端平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  
丞兼權右司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言  
楮弊願詔有司始自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  
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則十萬之楮可損歲省百萬  
則百萬之楮可損也行之既久損之益多錢楮相當  
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  
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  
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脩  
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  
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  
一倉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



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  
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  
以嚴邊防節冗費以格裕邦財招疆勇以壯國勢仍飭  
公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  
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  
固士馬精疆觀釁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  
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  
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  
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敵大畧謂王府后  
宅之宮僚戚里菴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  
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  
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  
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  
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  
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  
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明年春  
兼侍講首言均房安勦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  
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  
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  
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



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  
史嵩之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當南北  
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邈在  
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藉嵩之  
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被措置防扼  
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  
當別擇鄂守徑令嵩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省臺諫  
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  
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  
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  
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  
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  
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  
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  
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  
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弊募流民之  
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運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  
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  
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



和欲出金縢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  
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  
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為  
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  
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  
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  
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擢諫  
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扼上流又言求  
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  
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  
用無採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  
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未幾進僉書時王楫復求歲  
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  
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寔倍蓰矣史嵩之  
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  
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  
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  
之意必至虛損歲月坐失事功進叅知政事及拜左  
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  
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清之相以光祿



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杜<sup>可之</sup>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從祖<sup>燁</sup>燁知仁游從祖受

學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

婺州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

理司直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

親覽大政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

乃有浸不如舊之憂夫致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

三四十十年之蠹習浸漬薰染日深日腐有不可勝救

者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

意淨盡顧以天位之重而或藏其私憾天命有德而

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

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之工或侈於私費隆禮貌

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色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

陛下之私有未去也和衷<sup>衷</sup>之美不著同列之意不孚

紙尾押敕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相可否集議盈庭

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

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則教條之頒

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

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詆訾訕笑之陛下一惑其

言即有厭棄儒學之意此正賢不肖進退之機天下



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秘書郎尋拜監  
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  
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  
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姦  
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  
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  
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頒除自沙汰未幾而旋得  
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  
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  
年老不足備守將事寢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  
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  
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  
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  
將發朋比禍作之語且謂範順承風旨粉飾擠陷範  
遂自劾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尊卑而事關一體但  
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行之者宰相言之者  
臺諫行之者豈盡合於事宜言之者或謂攻訐清明  
之朝此特常事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  
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  
曩者柄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新庶政而臺



諫皆出於親擢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鉗其口奪其氣則與曩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sup>飾</sup>擠陷者何事乞檢臣前奏賜之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特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悉委於敵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併言清之詐謀罔上於是凡侍從近臣之不合特望者監司郡守之貪暴害民者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隆者賈左右之譽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怙勢而奪攘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監軍羣聚剽劫欲望陛下毋以小恩廢大誼毋以私情撓公法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闈官不復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乞<sup>乞</sup>祠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元兵徇江陵範乞屯兵蘄黃以防窺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淮制置大使以重其權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



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奏臣  
嘗冒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  
使居向者負芒之地豈以臣絕私比而其言猶有可  
取耶抑以臣吳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偷數耶  
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踈  
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自端  
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曲調  
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牽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緣  
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  
其弊滋甚甚至節貼而文理不全易寫而臺印無有  
中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  
一至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  
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  
為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外有好諫之  
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範始以  
不得其言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  
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啟邊釁  
幾危宗社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盜用朝廷錢  
帛以易貨外國且有實狀併言僉書樞密院事李鳴  
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



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社稷不聽範亦不入臺帝  
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安敢入經筵方再奏之鳴  
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事豈以臣嘗  
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否  
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  
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復將  
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執所  
交惟史寅午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過賂近習蒙  
上聽以陰圖相位臣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關邊臣  
以啟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蕩而欲  
泛舟五湖又以安國家利社稷自任不知鳴復久居  
政府今又有何安利之策欺君罔上無所不至如臣  
等言是即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  
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  
當姑示優遷臣前者嘗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  
益朝廷之紀綱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  
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  
鳴復亦出守越嘉興二年知寧國府至郡適大旱範  
即以便宜發常平粟又勸富公富人積粟者發之  
民賴以安始至倉庫多空未幾米餘十萬斛錢亦數



萬悉以代輸下戶糧兩淮饑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  
張世顯尤勇悍擁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犒之  
俾勿擾以俟處分世顯乃陰有窺城之意範以計擒  
斬之給其衆使歸四年還朝首言旱曠荐臻人無粒  
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  
輔殍殍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  
開美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鬪  
中原群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  
堧近又由夔峽以瞰鼎澧疆場之臣肆為欺蔽勝則  
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乘上流之無備  
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  
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孽吐芒  
方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  
幾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  
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道等死  
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  
之交至天心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  
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  
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  
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



所欲為以致紀綱陵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  
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醜成之  
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  
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自是  
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且不以彼為讐而以為德  
不以彼為罪而以為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  
變恠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  
天有圖昔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頽  
宜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  
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褻之際名為任  
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間政出于中書而御筆特  
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或私親之請託蒙蔽陛下  
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  
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陛下嗣  
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  
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羣祀  
而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  
而徒覲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一洒舊  
習以新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省  
浮費以給國用薄征歛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



尚虛乞選宗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  
法之壞廟堂既有堂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  
夫既陷賊濫乃間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  
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曰天災旱曠昔固有之而倉  
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  
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歿相率投江  
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諍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  
象而見於京城衆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  
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  
不起尚可相依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  
或相携從敵因為之鄉導已蜀之覆轍可鑑也竊意  
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  
損左右嬖孽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  
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  
飾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  
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  
存細務則出意而轍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  
而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  
懼自省詔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  
若何而可運浙右旱歉荒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



糴本若何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  
叵測邊圉若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  
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  
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  
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擢同僉書樞密院事範既  
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情  
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  
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  
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  
上書畱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  
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  
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侶不許遂力疾入覲  
帝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賜之範上五  
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  
威福曰肅宮闈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官府一體曰擇  
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職毋徒守遷轉之  
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閣衛不當為徇  
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  
始自貴近始考封樁國用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  
求盜筭楮弊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



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  
例範皆封還乞撥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  
惟留書庫架閣京教及要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太  
學生亦上書言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  
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  
大學諸生亦習於見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  
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譽者必多而謗者  
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  
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  
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論則乘  
鑄抵巇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內而朝列則儲宰執  
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則以  
江面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以儲江面之郡守為帥閫  
之儲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曰嚴薦舉宜詔  
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著職業功狀事實不許止為  
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主仍詔侍從臺諫  
不許與人覓舉曰懲賊貪自今有以贓罪案上即行  
下勘證果有贓敗必繩以祖宗之法無實跡而監司  
妄以贓罪誣人者亦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言及贓罪  
亦行下勘證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舍京尹不可



兼戶吏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訟銓  
選與其他煩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  
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抑僥倖布  
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官庭不以  
私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  
曰重閭寄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  
制疏為溝洫縱橫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  
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  
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  
此勝於陸地多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

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  
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  
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  
以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元兵入  
五河絕中流置柵且以重兵綴合肥令不得相援為  
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  
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  
卒贈少傅謚清獻其所著述有古律詩歌詞五卷雜  
文六卷奏藁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  
三卷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疏奏秉剛德以回上帝之心奮威斷以回天下之勢或者猶恐近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陛下之聽而悅陛下之心則前日之畏者急憂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進燕安逸樂之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有諂諛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當思兩淮流孽轉壑之可矜聞管弦鐘鼓之聲當思西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儉德以契天理儲人才以供天職恢遠畧以需天討行

仁政以答天意帝悅遷知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歿方叔言元杰之歿陛下既為命官鞠獄立賞捕姦罪人未得忠寃未伸陛下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為國矣遷殿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宅如法官淵蠖淵之遠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伺旨之徒徃徃覘上之所好不過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為兩淮謀者有五一日明間諜二曰



修馬政三日營山水岩四曰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曰  
加重過絕遊騎及救奪擄掠之賞罰請行限田請錄  
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  
兼權給事中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叅知政事淳  
祐九年拜叅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  
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  
國公勸帝以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  
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  
書方叔云閣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  
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  
得哉側目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  
於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過  
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責也丞相得君最深名位  
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  
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  
書有赧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  
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  
昴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  
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



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元升宋臣猶  
以為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  
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  
斷於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姦相與  
鳴鼓攻之上書以聲其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  
依舊職與詞起居郎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  
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南景定二年請致仕  
及叙復官職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  
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望諷權右司郎官盧越左  
司諫趙順孫給事中馮夢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奪  
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已官贖其罪咸  
淳七年詔叙復致仕八年卒特贈少師



宋史記卷之一百七十八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真德秀 真德秀魏了翁傳卷之一百五十八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十五而孤  
母吳氏力貧以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  
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  
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  
遷博士時侂冑已誅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  
今茲繼好豈非天下之福然日者以行人之遺金人  
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  
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



流徙之民皆承之唯謹得無滋蔓我乎抑善謀國者不  
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為更紀而無以使敵情之畏  
服正恐被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  
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又言侂  
冑自知不為清議所貸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  
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正心誠意之學則誣  
以好名於是偽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  
張正當褒崇名節明示好尚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  
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兩電  
熒惑蝻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沂王府教授學士  
院權直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  
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銳  
四年遷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讒之德秀恬不與較宰  
相將用德秀會言官觝之德秀力辭兼禮部郎上疏  
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為中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  
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  
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姦擅政十有  
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  
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  
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



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  
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  
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  
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  
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問  
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特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  
抵罪者衆莫敢以上聞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  
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至於科富  
室之錢拘盜商之舟視產高下配民藏楮鬻田宅以  
收券者雖大家不能免尚得名便民之策自此籍沒  
之產以漸給還兼太常少卿又言金人必亡君臣上  
下皆當以祈天永命為心克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  
聞金人內變而返言于上曰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  
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  
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為進取資顧田疇不開溝  
洫不治險要不阨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  
有警則徒以長江為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  
為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克實邊民父子爭欲  
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饌皆為精兵又言  
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



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  
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為秘閣脩撰江東轉運副使  
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通聘德秀辭朝奏國耻不可  
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可聽  
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曰卿力有餘到江東日為朕  
樽節財計以助邊用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為甚德秀  
遂與留守憲司分所部九郡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  
太平親至廣德與太守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  
林庠振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  
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

矣先是都司胡槻薛拯每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  
至是政譽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盈司好名振贍太  
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  
祠授庠幹官德秀以右文殿脩撰知泉州番舶畏苛  
征至者歲不三四德秀首寬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  
艘輸租令民自槩聽訟惟揭示姓名人自請州泉多  
大家為閭里患痛繩之有訟田者至焚其券不敢爭  
海賊作亂將逼城官軍敗歟德秀祭兵死者乃親授  
方畧擒之復徧行海濱審視形勢增此要害處以備  
不虞十二年以集英殿脩撰知隆興府承寬弛之後



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欲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  
廣盜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盜寇未及行以母喪歸  
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討之數載始平人服德秀  
先見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  
廉仁公勤四字勵僚屬以周惇順胡安國朱熹張栻  
學術源流勉其士罷榷酤除斛面米申免和糴以甦  
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贍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  
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  
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所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  
損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比營中病者必未葬者孥  
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從壽昌朱橐請以飛虎軍  
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革賊蘇師入境殺  
劫檄廣西共討平之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尋擢  
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  
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  
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  
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  
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  
灼然可考願討論雍頤追封秦王舍罪恤孤故事濟  
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



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以為然  
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  
帝三王為師上曰一時倉猝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  
惟願陛下知有此失而益講學進德次言嘗川之獄  
未聞參聽於公朝淮蜀二閩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  
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  
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  
包苴入都為羞今餽賂公行薰染成風恬不知怪又  
疏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  
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  
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德  
秀以知袁州趙致夫對帝親擢致夫直秘閣為監司  
其手劄入謝因言崔興之帥蜀楊長儒帥閩皆有廉  
聲乞廣加咨訪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  
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間之地仰瞻楹楠當如二祖  
實臨其上陛下所居處密邇東朝未敢遽當人主之  
奉今宮閣之儀浸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  
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  
君子可以維持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  
視朝之勤寧宗小祥詔群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



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情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此千載無窮之憾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群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侂冑擅政始以小祥從吉且帶不以金鞵不以紅佩不以魚鞍轎不以文繡此於群臣何損朝儀何傷議遠格德秀屢進鯁言上皆虚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堅盛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閣待制提舉玉隆宮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殛上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汀寇起德秀薦陳鞞有文武才于常平使者史彌忠言于朝遂起鞞討平之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滿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諸邑二稅嘗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諸邑有累月不解一錢者郡計赤立不可為或咎寬恤太驟德秀謂民困如此寧身代其苦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郡



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建炎初置南外  
宗政司于泉公族僅三百人漕司與本州給之而朝  
廷歲助度牒已而不復給而增至二千三百餘人郡  
坐是愈不可為德秀請于朝詔給度牒百道彌遠歛  
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戒所部無濫刑橫歛  
無徇私黷貨罷市令司曰物同則價同寧有公私之  
異閩縣里正苦督賦草之屬縣苦貴糶便宜發常平  
賑之海寇縱橫次第禽殄之未幾聞金滅京湖帥奉  
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  
以為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  
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  
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為戶部尚書入見上迎  
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  
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  
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害敬  
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諭  
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叅知政事同編脩勅令經武要  
畧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不亂遺表  
聞上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身廣額容貌



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  
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  
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  
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頭洞奔擁出閤  
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  
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  
兵民歿者數十萬中外大耗尤世道升降治亂之機  
而德秀則既衰矣杜範方攻清之誤國且謂其貪黷  
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今  
日措置之失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為  
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仇胄立偽學  
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德  
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  
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  
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  
六獻忠集江東採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既卒上  
思之不置謚曰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時  
方諱言道學了翁策及之授僉書劔南西川節度判  
官廳公事嘉泰二年召為國子正明年改武學博士



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佺胄謀開邊通國憂駭而不敢言了翁乃言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徼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而道路籍籍皆謂將有北伐之舉人情恟恟憂疑錯出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盍亦急於內脩姑這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改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榘即劾了翁對策狂妄或持不可而止明年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行次江陵聞吳曦叛了翁策其必敗又明年曦誅蜀平了翁奉親還里佺胄亦以誤國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知漢州州號為繁劇了翁以化民善俗為治首蠲積逋二十餘萬除科抑賣酒之弊嚴戶婚交許之禁復為文諭以厚倫止訟其民敬奉條教不敢犯會境內橋壞民有壓死者部使者以聞詔降官一秩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未數月復元官知眉州眉雖為文物之邦然其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聞了翁至爭試



以事乃尊禮耆耆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為講說  
誘掖指授行鄉飲酒禮以示教化增貢士員以振文  
風復墓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士論大  
服俗為之變治行彰聞嘉定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  
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戢吏姦  
詢民瘼舉刺不避權右風采肅然上疏乞與周惇頤  
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趣向朝論題之如  
其請遂寧闕守了翁行郡事即具奏乞脩城郭備不  
虞廷議靳其費了翁增埤浚隍如待敵至者後一年  
潰卒攻掠郡縣知其有備不敢逞人始服豫防之意  
十年遷直秘閣知瀘州主管潼川路安撫司公事丁  
母憂免喪差知潼川府游似吳泳年子才皆蜀名士  
造門受業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二千餘言首論人與  
天地一本必與天地相似而後可以無曠天位并及  
人才風俗五事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  
蓋自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  
其言進兵部郎中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轉  
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為四重鎮擇人以任虛心以聽  
假以事權資以財用為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墾  
田及寶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十六年為省試



參詳官遷太常少卿兼侍立脩注官十七年遷秘書  
監尋以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  
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謂宜察  
特幾而共天命尊道揆而嚴法守集思廣益汲汲圖  
之不猶愈於坐觀事會而聽其勢之所趨乎又論士  
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  
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為謀則天下之患有  
不可終窮者今則面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  
焉盍亦察人心之邪正推世變之倚伏開拓規模收  
拾人物庶幾臨事無乏人之歎其言剴切無所忌避  
而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  
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  
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  
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  
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即不安而求之  
對天地事父母見群臣親講讀皆隨事反求則大本  
立而無事不可為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淳淺立朝  
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  
儒五闡正學圖為久安長治之計又請申命大臣於  
除授之際公聽並觀然後實意所享善類皆出矣屬



濟王黜削以死有司顧望治葬弗虔了翁每見上請  
厚倫紀以拜人言應詔言事者十餘人朝士惟了翁  
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劇上最為切  
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刻夢昱竄嶺  
南了翁出閔餞別遂指了翁首倡異論將擊之彌遠  
猶外示優容權尚書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以  
集英殿脩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  
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  
了翁再入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撓未嘗  
私謁故三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  
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  
義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主管  
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五年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州路安撫  
使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面二千里而武備不脩城  
郭不治了翁乃奏葺其城樓櫓雉堞增置器械教習  
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蠲宿負復社倉勸義塚建養  
濟院居數月百廢具舉彌遠死上親庶政進華文閣  
待制賜金帶因其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  
柄外變風俗綱常淪斁法度墮弛貪濁在位舉事弊



蠹不可除濯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  
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  
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  
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曰復臺  
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  
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  
十曰復制閹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  
陳時弊分別利害聚若白黑上讀之感動即於經筵  
舉之成誦其後舊典皆復其初臣庶封章多乞召還  
了翁及真德秀上因民望而並招之用了翁權禮部  
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為  
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  
猶存又及脩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小學等皆切於上  
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  
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畫漏下數十刻始退兼同  
脩國史兼侍讀兼吏部尚書經緯進讀上必改容以  
聽詢察政事訪問人才復條十事以獻皆苦心空臆  
直述事情言人所難上悉嘉納且手詔獎諭又奏乞  
收還守<sub>保</sub>全彌遠家御筆乞定趙汝愚配享寧廟乞起  
崔與之參預政事乞定履畝之令以寬民力乞詔從



臣集議以揀楮弊乞儲闡才以備緩急又因進故事如儲人才凝國論如力圖自治之策如下罪已之詔如分別襄黃二帥是非如究見黃陂叛卒利害如分任諸帥區處降附還朝六閱月前後二十餘奏皆當時急務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而不能安於朝矣執政遂謂近臣惟了翁知兵體國乃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以為不可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境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奏事上勉勞尤至尋兼提舉編脩武經要略恩數同執政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宰相飲餞于閔外乃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申儆將帥調遣援師褒歿事之臣黜退懦之將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為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不拜蓋在朝諸人始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為非雖恩禮赫奕而督府奏陳動相牽制故遽召還前後皆非上意也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  
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章乞骸骨詔不  
允疾革復上疏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且曰  
吾平生處已澹然無營復語蜀兵亂事感額久之口  
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後十日詔以資政殿大學士  
通奉大夫致仕詔贈太師謚文靖賜第宅蘇州累贈  
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集義易舉隅  
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

校

宋史記卷之一百七十九 列傳第一百五十九

董程葉馬江傳卷之第一百五十九

董 槐 程元鳳 葉夢鼎 馬廷鸞

江萬里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貌偉廣顙而豐頤論事慷  
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利遇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喜  
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  
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  
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  
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



民有誣富人李梅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傳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梅誠枉今不為出之生無繇矣乃為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梅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為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全叛涉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槐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通判蘄州辭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闔不出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贖彥直之家遷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賑之胡不可至者如歸



焉當是時我與金為鄰而襄漢楊楚之間豪傑皆自  
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為群盜浮光人翟全  
寓黃陂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槐令客說下全徙之  
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間又享賜之用為裨將於是曹  
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  
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府日夜徵  
發民且困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  
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  
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  
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  
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比利有宜弛以利民惟  
恐不盡弛大討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山獨不  
受命斬以徇師軍中肅然三年進秘閣修撰四年召  
入奏事遷權戶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修撰沿江制  
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  
弗治乃為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歲餘盡為精兵  
六年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使又  
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國家方  
用兵人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道至邕  
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趾及



符奴月烏流麟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  
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  
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  
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寶章閣待制八年  
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九年召赴闕封定  
遠縣男遷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兼侍讀亦給事中  
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群臣奏事  
少與法違憚槐不敢上兼侍讀進寶章閣直學士知  
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于是年冬拜端明殿學士  
僉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為同知樞密院事寶  
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  
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魯伯往視師魯  
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頓重兵  
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  
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  
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為岐意者苟以臣為可任  
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  
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卿用槐槐言事無隱帝問糴  
民粟積邊對曰吳氏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  
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復問邊事槐曰外有敵國則其



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  
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終  
身擯弗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姦妄皆願為昭洗勿  
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內徙今得生  
還顧弗用可笑槐每奏帝趣彌善三年拜右丞相兼  
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  
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  
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  
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為害政者三對曰戚里  
不奉法一笑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笑皇  
城司不檢士三笑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  
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肯混淆賢不肯混  
淆則姦妄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  
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  
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得斷群臣無當意者  
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為佞帝躐貴之竊弄威權而  
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  
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  
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  
極言大全衰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



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  
衰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  
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骨不  
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  
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  
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  
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  
路安撫大使固辭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  
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  
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允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

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帝使使致金  
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教

授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元年遷禮兵

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以租諱辭改

國子錄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博士以詩禮

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

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

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秘書丞兼權刑部

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



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為厲已旬外知饒  
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  
義阡寬誅求察誣証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  
點坑冶仍兼知饒州治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  
郡積年諸稅歛之不足者芝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  
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  
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  
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  
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  
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  
鳳上疏斥清之罪凱燧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  
言祈天以實不以文又言邊徼謂當申儆軍實以起  
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弊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  
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論格心之學謂  
萃士大夫之風俗當萃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  
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異莫不盡言余悔以從父  
天錫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  
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悔為大理  
少卿抗為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悔以安  
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



侍講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後以濟暴露之民  
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政固  
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奸  
私而貪黷無覆出之患謹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  
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  
侍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  
尚書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  
修撰仍兼侍讀亟辭出闕不久有事于南郊元鳳為  
執綏官答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宮力諫止  
之三年遷權工部尚書力求補外授端明殿學士同  
僉書樞密院事蜀境與阮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  
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璧為鎮撫元鳳  
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靖進依前職僉  
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進叅知政事尋進拜右  
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安郡公高孝光寧四朝國史  
未就奏專任尤煇領其事纂修成之會丁大全謀奪  
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  
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上手疏收  
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  
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拜特進依前職克醴泉觀



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  
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  
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  
子求貳令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資其人累請不許  
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其粗知  
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  
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  
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  
擢用盡其才也所著納齋文集若干卷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  
於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  
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  
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  
言召人才戒媒近明年同鄱陽湯巾召試館職授秘  
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秘  
書郎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又  
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竒衰盡媚於  
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蘗易搖草竊姦  
穴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



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糶已百年自今開之百  
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召赴行在丁  
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轉對言陛下  
惑於左右之譏說例視言者為好名中傷既深膠固  
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  
黜不久外則設間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  
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  
州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授崇政殿說書進講尚  
書兼國史編修寶錄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  
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  
升兼同修國史寶錄院同修撰尋兼侍講丁母憂五  
年以集英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  
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開慶元  
年復知建寧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閔決疑獄景定  
元年召為太子詹事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  
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  
修國史兼寶錄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辭不允  
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  
編修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七年僉書  
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



似道欲造閔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  
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故行  
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叅  
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脩之日乞  
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  
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叅知  
政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  
三詔閣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叅政去則江萬里王爚  
必不來理宗復土攝少傅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  
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罪  
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  
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  
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  
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  
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  
司已辟參議及歿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  
罪似道以為思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  
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  
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  
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



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  
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閒冬雷  
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  
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  
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  
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  
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  
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  
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  
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  
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  
年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  
力辭宰相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嶸縣請辭不獲乞  
還山林疏奏願上廟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  
本勵將帥飭州縣重賑恤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  
鼎語之曰廉耻事大必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  
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醴泉觀使不請祠祿帝羸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  
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擢吏  
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



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端宗即位于閩召  
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  
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軍  
器少監駐成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馬

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

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寶祐元  
年召赴都堂審察辭二年調主管戶部架閣三年遷  
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屬文翁內侍盧允升  
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  
近習大與時迂遷秘書省正字四年尤煇提舉史事  
辟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淳梁雅慕廷鸞彌欲鉤  
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  
全松謂王持庠往問焉廷鸞素厚持庠且同館不虞  
其謀也密露大意持庠始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  
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庠  
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以御史朱熠  
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忌  
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  
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  
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



即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脩官時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迄遇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年一再乞外補不許論貢舉三事嚴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兼翰林權直擢秘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願陛下俞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戒私嚴遠徭而思患豫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邦之說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進中書舍人程奎污穢詭秘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為大全黨不當通判江州朱熹不當知慶元府及為制置使林



真趙必適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  
錄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  
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  
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  
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丁母  
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寬  
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心而延佇推內  
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  
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為也兼權參知政事  
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  
密使九年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  
府浙江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度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修攘大計叩之趙葵  
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語請此事願朝廷謹  
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  
每見文法網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必力於邊閫亦辟  
稍越拘鬱似道頗疑異已黜堂吏以泄其憤及辭相  
位帝惻然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必亡無  
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  
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



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  
泣而退帝羃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卒  
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  
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四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

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譯譯士璘俛首不

答歸語燁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意

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

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

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

有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

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

辦公事召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

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劄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召為屯田郎官未行遷直秘閣江西轉運

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劄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

寢以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

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

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

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句祠省毋疾不許屬第萬頃奉



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  
訃而議者為萬里母歿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  
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是閒廢  
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  
宣撫兩浙辟參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為京湖宣  
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為參謀官元兵圍  
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  
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  
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  
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兼權福建轉  
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  
萬里始雖悅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  
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  
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  
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  
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  
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  
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帝從旁代對  
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



怒謀逐之萬里四旬祠不候報出閔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叅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噐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走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異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楠子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棟寓居城中亦歿之







